

日本散文经典

出版社



清少纳言

四时的情趣

春天的破晓时分最好。渐渐发白的山顶，有点亮了起来，紫色的云彩细微地飘横在那里，这是很有意思的。

夏天的夜里最好。有月亮的时候，就不必说了，就是暗夜里，许多萤火虫到处飞舞着，或只有一两个发出点点微光，也是很有意思的。飞着流萤的夜晚就连下雨也有意思。

秋天则是傍晚最好。辉煌夕阳的照着，到了接近了山边的时候，乌鸦都要归巢而去了，三四只，两三只一起急匆匆地飞去，这也是很有趣味的。并且更有大雁排成行列向南飞去，随后看去变得越来越小了，也真是有意思。到了太阳沉没以后，风的声响以及虫类的鸣叫，不用说也都是特别有意思的。

冬天还是早晨最好。在下了雪的时候就不用说了，有时只是下了雪白的霜，或者就算是没有霜雪也觉得寒冷的天气，赶紧生起火来，拿了炭到处分送，也很有点冬天的模样。但是到了中午暖和了起来，寒气减退了，所有地炉以及火盆里的火，都因为没有人管了，以至于容易变成白色的灰，这是不太好看的。



枕草子（节选）

第三段 正月元旦

正月元旦天气特别晴朗，而且在很少出现彩霞的时候，世间所有的人都分外用心地整理服饰容貌，以表达对主上和自身祝贺的意思，这是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。

正月七日，去摘雪下刚刚出的青青嫩菜，这些嫩菜都是在宫里不常见到的东西。摘来后拿了四处传观，十分热闹，也是极有意思的事情。这一天又是奉行参观白马仪式的日子，有私邸的官员及其家属都把车子收拾整齐，前去观看。当车子被拉进待贤门的门槛的时候，车中人的头常会碰撞在一起，头前所插的梳子也掉了，若一不小心也有被折断了的，于是大家哄笑起来，也是很好玩的事情。到了建春门里面，就左卫门的卫所那边，有许多殿上人站着，他们借了舍人们的弓，吓唬那些马，来找开心、开玩笑。如果这时从门外向里张望，只能看见有屏风立着，以及主殿司和一些女官们走来走去，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。这些都是多么幸福的人啊，他们可以在九重禁地里这样熟悉地自由来去，想起来是很可以让人羡慕的。现在所能看到的，其实在大内中只是极其狭小的一部分。如果近看那些



舍人们的脸面，浓浓的施上脂粉，白粉没有抹到的地方，好像院子里的黑土上的白雪斑驳融化了，样子很难看。而且又因为那些马的奔跳骚扰，有点让人觉得可怕，便自然地躲进车里边去了，于是什么都看不到了。

正月八日是女官叙位和女王给禄同时进行的日子，凡是入选的人都要去谢恩。大家奔走欢喜，就连车子的声响也显得特别热闹，听起来觉得很有意思。

正月十五日这一天有望日粥的节供，将其进献给天皇。在那一天里，各家的老妇人和宫里的女官们都在身后藏着粥棒，等待机会，其他的妇女们也用心地提防着后边，不要挨着打，她们的这种神气很有意思。虽然是如此，不知怎么仍旧被打着了，真是很有意思。打着了的人笑了，洋洋得意；被打到的人却是很遗憾，那原来是奇怪的。有的人跟从去年新来的赘婿，一同到大内是来朝贺，女官等着他们的到来，自负自己在那些家里是可以出得了风头的，在内院里徘徊等着机会，前边的人仿佛看出她的用意，于是嘻嘻地笑了，她便会用手势阻止说：“嘘——”可是新娘子若无其事，大大方方地走了来。这边找借口说：“就把这里的東西取过来吧。”走近了去，打了一下，马上逃走，在那里的人于是都笑了起来。新郎也不会显出生气的模样，只是好意地微笑着，新娘也不吃惊，只不过脸微微地发红了，这也是很有意思的。还有的，是女官们互相打着，有时候连男人也打了。原来只不过是游戏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有时候被打的人竟发怒哭了，咒骂那个打她的人，这也让人觉得很好玩。宫中本来是不能够放肆的地方，可是在今天这些都不讲了，什么谨慎，一点都没有。



第二〇段 清凉殿的春天

在清凉殿的东北角上，立在北边有一屏风，上面画着荒海图，并且有样子很可怕的生物，例如什么长臂长脚的人。弘徽殿房间的门一打开，便可以看见这个，女官们总是又憎恶又觉得好笑。在那栏干的旁边，摆放着个极大的青瓷花瓶，花瓶里插着许多枝开得非常漂亮的樱花，有五尺多长的，花朵一直开到栏干外面来了。中午的时候，大纳言穿了件有点柔软的绘有樱的直衣，下面穿着浓紫的缚脚裤，有白的下著，上边穿着浓红的绫缎织的很华美的出袿，到这里来了。天皇正好在那房间里，大纳言于是就在门前的狭长的铺有板的地方坐下来和天皇说话。

在御帘里面，女官们穿着绘有樱的唐衣，舒展地向后边披着，露出了藤花色或是棣棠色的上衣，以及各种可喜的颜色，许多人从半窗上挂着的御帘下边，挤了出去。那时候在御座前面，可以听见藏人们搬运御膳的脚步声，以及一些嘘嘘的警蹠的声音。这样可以想到春日悠闲的样子，是很有意思的。过了一会儿，最后那个搬运台盘的藏人出来了，报告御膳已经预备好了，于是主上从中门走入御座坐下。大纳言也一同进去，随后又回到那个插有樱花的地方坐下。

中宫将前面的几个帐推开了，出来和大纳言面对面地坐在了殿柱的旁边，样子十分的优美，在左右侍候的人没有理由的觉得非常可喜可庆。这时候大纳言缓缓地念出一首古歌来：



日月虽会变迁，
三室山的离宫
永远却是不变。

这事很有意思。但的确和歌里的含义一样，所有人都希望这样的情形能够保持一千年呀！

御膳用完了，侍者叫来了藏人撤膳，不一会主上就又来到这边。于是中宫说道：“磨起墨来吧。”我因为一心看着天皇，所以几乎让墨从墨夹子里滑脱了出来。随后中宫又拿出白色的斗方叠了起来说道：“就在这上边，把现在还记的古歌，各自写出一首来吧。他这样地对女官们说了后，我便对大纳言说道：“我该怎么办好呢？”

大纳言说道：“快点写呀。这是中宫对你们说的，我们男人来参加意见是不相宜的。”便把砚台推还了给我，又催促道：“快点快点！不要想了，难波津也好，什么也好，只要临时记起来什么写了就好。”我不知道自己那时为什么会这样地畏缩，脸仿佛也红了，头脑里面凌乱不堪。这时候高位的女官写了两三首春天的歌和咏花的歌，轮到我了，吩咐道：

“写在这里吧。”我就在纸上写下了藤原良房的《古今集》里的一首古歌：

岁月过去，身体虽然衰老，
但看着花开，
就没有什么忧思了。

我只将“看着花开”一句，变换成了“看着主君”，写完



后送了上去。中宫看了很喜欢，说：“就是想看到这种机智嘛，所以试试看的。”顺便就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：

“从前圆融天皇的时候，有一天天皇对殿上人说道：‘你们在这本册子上写一首歌吧。’有的人说不善于写字，竭力推辞，天皇说道：

“‘字的巧和拙，歌的含义与目前情形是否适合，都不是问题。’大家很为难，但是都写了。其中只有现在的关白他那时还是三位中将，写了一首恋歌：

像是在经常潮满的海湾，
我是经常地、经常地
深切想念着我的主君。

他只将末句改写为‘信赖着吾君’，便大被主上称赞。”天皇像这么说，我诚惶诚恐，几乎快流下冷汗来了。像我写的那首歌，是因为自己年纪老了，所以想起来写的，如果是年轻人，恐怕不能够写出吧。有一些平时擅长写字的人，这一天也因为过于拘谨，所以也有写坏的。

其三 女人的前途

前途应该是没有什么希望，只是在老老实实在地守着幸福的影子，这样的女人我是看不起的。我想有些身份相应的人家里的小姐，应当在宫廷里出仕，与同僚们交往，并且学习一些观看世间的样子。她们至少也应该暂时出任典侍的职务。

有一些男人说，出仕宫廷的女人是轻薄的，那样说的男人最讨厌了。但是，想起来这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女人到宫



廷里出仕，天皇皇后不提了，此外公卿，殿上人，四位，五位，六位，还有同僚的女官们更不必说，要见的人实在不少。此外女官们的从者，及从私宅来访问的人，侍女长，典厠，直到像石头瓦块之类身份低微的人，又怎么能都躲避不见呢？反倒是男子或可以和这等卑贱的人不相见，但是既然出仕了，男女大概都是一样的吧。

男人如果娶个在宫廷里出仕过的女人作夫人，因为她认得的人太多了，就觉得她不够高雅。这虽然好像有理，但如果这是一位典侍，时时可以进宫里去，或者可以在贺茂祭的时候充当皇后的使者前去，不也是丈夫的名誉吗？而且有这么一个身份，在家里当主妇，也是很好的。地方官的国司在一年五节的时候，全将女儿送来当舞姬，如果妻子有过在宫廷出仕的经验，那就没必要像乡下佬的样子，去向别人请教不懂的事情了。这也是很高雅的事情啊。

第五八段 草花

草花是瞿麦，中国的瞿麦更不必说了，就是日本的瞿麦。也是很好的；还有女郎花、桔梗、菊花处处会变色，也是很有意思的，还有菅茅也很有意思。

龙胆花的枝叶长得有点杂乱，但是在别的花多已经被霜打枯萎了的时候，依然独自开着艳丽的花朵，这是很有意思的。镰柄花虽然不值得提出来特别加以称道，但也是很可爱的。那名字说是镰柄，也有点讨厌，用汉字写是“雁来红”，却是很好看的字眼。岩菲的花，颜色虽然没有那样浓，与藤花很相



像，春秋都开花，也是很有意思的。

壶堇与堇花，似乎是同样的一种东西，等它们到了花老了凋谢的时候，就是一样了。还有绣球菊，也有意思。夕颜与朝颜相仿，两者往往被联系在一起说，开的花很有趣，可是那果实的模样实在可憎，这应是很可惜的事情。怎么会长得那么大呢，顶多长得和酸浆一样大小，那就好了。可是那夕颜的名字，也是很有趣的。

苇花虽然没有什么可看的地方，但是在古时候有人称它作币束，所以也很有意思，并不是寻常的东西。在苇芽生长出来的时候，和尾花不相上下，但是到了秋天一长了穗子，就大不一样了，在水边上应该很是有趣吧。有些人说，在“草花”里边，没有把尾花放进去，是很奇怪的。的确如此。在秋天的原野上，最有意思的就要算是尾花了吧：穗子顶尖染着浓的苏枋色，因朝雾的濡湿而随风飘着，这样有趣味的事物，哪里还有呢？但是到了秋末，这就没有什么可看的了。种种颜色的争相开放着的花，都已凋谢了。到了冬季，尾花的头变成雪白，而它并不让人觉得是在蓬蓬地散乱着，还是在那里独自摇摆，像是追忆着往日盛时的样子，仿佛和人很相像。想起有些人来，正可以此比喻，觉得这情景更是可怜了。

胡枝子的花色很浓，在树枝上很柔软地开着花，被朝露弄湿，摇摇摆摆地向四边伸张，伏向地面，那是很好玩的。尤其是雄鹿特别喜欢到这花旁边来，也是很有意思的。

向日葵虽然不见有什么好，但是随太阳的移动而转侧，似乎不是寻常草木的心所能有的，因此觉得很有意思。花色虽不是很浓，但并不比开花的棣棠差。岩踯躅也没有什么特点，可是歌里说是“折来看时，红似汝衣裳”，也确实是有意思。薔



薇花如果走近看，枝条的形状有点讨厌，可是花很有趣。在雨后刚放晴的水边，或是带树皮的木材所造成的台阶边，映着薄暮的夕照争相开放的情形，那是很有趣的。

第一一五段 雨后的秋色

九月的时节，下了一夜的雨，到早上停止了。朝阳很明亮，庭前种的菊花上的露水，将要滚下来似的都湿透了，这是很有意思的。琉篱和编出花样的篱笆上挂着的蜘蛛网破了，只剩下了一部分，丝处处都断了，经了雨好像是珠串在线上一样，非常可爱。

太阳稍上来的时候，胡枝子本来让露水压得很重，现在露水落了下去，树枝一动，并没有人去触动它，却往上弹了上去。

这对我来说实在很好玩，但在别人看来，或者是一点意思都没。我这样地替别人设想，也是好玩的事情。

第一五二段 近而远者

近而远者是：中宫近处的祭礼。兄弟和亲族没有感情的关系。鞍马山的叫作九十九折的山路。十二月晦日与正月元旦之间的距离。



第一五三段 远而近者

远而近者的是：极乐净土、船的路程、男女之间的关系。



鸭长明

方丈记（节选）

序 言

江河流水，潺湲而不绝，后浪已不是前浪；淀淤泡沫，浮沉相继，漂摇从不久驻。世人和其栖息之处，也是这样。

豪华夺目、珠光宝气的首都，画栋雕梁鳞次栉比，高耸的大厦争奇竞秀，如此显贵的人家的宅第，百世而无穷尽。然而，如询及诚然如是否，则自古遗存到今者寡！或是去年烧毁，今年新建；或是大宅丧失，而小户随起，居住的人也是如此。居处没改，人口也多，然昔日相识的人，在二三十人中，仅余下一二。朝死夕生的世相，也如淤水的泡沫。

生而又死去的人，一如不知从何处而来，谁边而去，尽是无识的人。人生暂栖之所，究为谁而忧心，又为什么何而争妍。主人及其宅第，均竞逐于无常，不逊于牵牛之朝露。或露落花留，留又为朝阳所萎；或花先萎而露犹未消，虽未消也难



耐黄昏的到来。

福原迁都

又有，治承四年六月，骤然迁都，全然出乎人意料。只听见自嵯峨天皇定都于此，殆达四百余年，如无特殊缘故，本不宜轻率迁移；故人心惶惶，异议纷纷，实属于必然。

然舆论终无济于事，上自天皇、大臣、公卿全迁往新京，仕途众人，谁愿留此故都？况思官爵仰皇恩的人，尤为雀跃。生恐落后，而力争早日行动。凡是贻误时机，落于众人之后，处境尴尬的人，均满怀抑郁，暂留故都。

昔日鳞次栉比的宅第，逐渐荒废，房屋倒塌，浮在淀河，房基忽而变为旱田。人心也随之大变，看重坐骑与鞍辔，而置牛车于不顾，翘盼获西南沿海的领地，而厌弃东北一带的庄园。

那时，我因事顺路行至摄津国新都一带。举目浏览该地的模样，只见地域狭窄，不足按旧京规模安排。北面倚山而地势高，南方傍海而山坡倾斜，涛声鼓噪，潮风尤为猛烈。建新宫于山中，所用者均为未经雕画的原木，望之反而觉得风格独具，雅趣盎然。

不过，连日拆除之房屋原料等，载在船上，真是舳舻次第，争流于狭窄河道之中。如此众从的人家，究竟新建于何处，实难窥知。望之只觉空地尚多，而建宅者很少。故都已经荒废，而新京还未建成。人人皆似长空的片云，难觅落脚之地，惴惴不安。原居在此处的人，因为失去土地，而大为怨



艾；新迁来的人，又为大兴土木耗资而叹息。又见街衢行人，原使牛车的人，改为乘马；常着狩猎冠戴的人，也变成乡间武士的装扮。据古籍记载，此是乱世前兆，诚然如此，历时而不治，则骚乱必起，人心惶惶，所忧患的终成事实。不过，在当年冬季，天子还驾故都，然而，折毁的殿堂、宅第，已难以恢复旧貌，只有叫无奈何罢了。

窃闻，古代的圣明天子，以垂怜小民的恩泽治国，殿堂虽用茅草修整，而不剪轩檐；或远看炊烟稀少，就减免课税：此都出于济世怜民的德行。思古观今，则可知今日了！

烦恼之俗世

世间难以生存，众人都是这样，我生和栖息的地方，不足以信赖，也像上面说的。何况，众人随境遇的不同，而造成的忧心的事，实在也不胜枚举。

如果，身分低微而居权门之侧，即便深怀喜悦之情，也不能纵情欢娱；忧心如焚之时，又不能高声痛哭。进退维艰，起居恐栗，一如鸟雀之近鹰巢。

又如，寒素之家以富人为邻，朝夕以自身的寒酸为耻，出入都须以恭谨为念。妻子童仆羡慕之情，富人的轻侮的姿态，均令人为之心寒而时刻难得安宁。

再如，栖在狭窄的地方，近邻失火，又不得避其灾害；居于偏僻地带，往来许多阻碍，盗贼也属难防。又如有权势的人，贪欲尤其深；子然而无后盾的人，受人轻蔑；财多则忧亦甚；贫穷又羡慕他人而烦恼也深。承受眷顾，则己身为人束



缚；施惠与人，心又须困于恩爱之情。顺之世俗，就烦恼不息；逆之又似狂夫。究在何处栖身，何术处世，方能得片刻的安心，得以片刻的宽怀呢？

草庵四时

春赏藤花的波浪，紫云一片薰香四方。夏闻杜鹃的鸣啼，相契指引吾幽冥之径。秋日蝉声盈耳，听之对无常俗世生悲。冬雪皑皑，令人瞩目，随积随融，酷似人间的罪孽。

如果懒于念佛诵经，便自己休息，怡然偷闲。既无人干涉，人前又不必感到羞耻。即便并不是谨言慎行，离群索居，口祸无由致罪。虽不必恪守佛祖的禁戒，因为无犯禁的境界，而无任何破戒可言。

再若将此身寄托于晨熏的“白浪”，眺望冈屋岸下来往的舟船，以思满沙弥的情韵；或在桂树来风，吹鸣秋叶的夕晖，缅怀浔阳古趣，以它和源都督同行。再如，余兴未尽，又宜时时随松风之爽籁弹《秋风之乐》，伴碧溪的清响奏《流泉之曲》。技艺虽拙，只是孤弹独啸，用来以养性而已。

闲居心绪

当初，迁来开始，曾思小住，如今不觉已经五岁。暂住的草庵，已成故居。轩端朽叶刚深，堂屋青苔郁郁。偶然有来往的人，询及都城模样，告以自我隐居之后，高贵诸公物故的人



大有人在，平常之辈，更不计其数。多次火灾化为灰烬的家，也不知究竟有几多。

惟有我的之草庵，恬适安居，无忧无虑。虽说狭窄，夜有睡卧的床，昼足行坐之室，寓此一身而没有不足。寄居喜收集小贝壳，这是熟悉自身境遇者的最好选择。鸚鸟因惧人捕，而居狂涛拍击的礁石。我也是这样：知身谙世，无欲则不烦；只图清静，唯乐也无忧。

世上众人营造宅第，未必只为自身。或为妻儿眷属，或为亲友，或为君主、师尊直至财宝与牛马，也不辞营造之烦。我今则仅为一身，结庐而栖，非为他人。如若问何故，皆因当今世风不古，我又孑然一身，前无伴侣，后无依靠，即便造得再大，也无人居住。却说人之交友，既重富人，又以获得实惠的为先，未必重真情，喜诚挚。因而，终不如以丝竹花月为友。

作人奴仆的人，也以及赏赐、受恩惠为先，而全然不顾善心慈目相加，竭诚相待，以求悠然和睦的相处。为此，以自身作为奴仆的人最为得益。有人问如何以自身为奴仆，不外如若有事，即支使自己身体。虽说烦琐，也远比吩咐他人，顾及他人之乐事。如果必须走路，则自行移步，虽也非易事，诚比为马、鞍，或牛、车分心，远是泰然。

窃思，可分一身为二任，即手为奴仆，足作车骑，任意驱遣。又因为自身劳苦自身有知，疲惫的时候自会休息，筋骨坚实，也自己使用。用而适度，即便偶会偷闲，也不遣怒给自己。而且经常走动，不断劳作，能保持健康，可以称得上养生之道。如此则自身不会无缘而好吃懒做，劳顿他人又自觉为罪孽。自身的事自身为之，缘何依靠他人？

衣食之类也复如是，藤衣麻衾，以可得之物掩饰身体，以



野地的鸡肠菜，山巅的树实充饥，维持性命。既不与人交往，无须以寒素为耻，又缘粮食匮乏，反以粗茶淡饭为美。

诸如此类种种乐趣，全不足和富人言，唯有以自身今昔的比较试之。

佛语三界，只存一心。心不安，则象、马、七珍均没有用，楼台殿阁也无意义。如此，自爱一间草庵充作安身的地方。自然，出入都城虽也觉此身无异乞食的人，而顿感羞耻，然而归至草庵，也觉他人奔波于尘世，实属可怜。各位如果对我言有所怀疑，就请观察鸟兽鱼虫：鱼不厌水，不是鱼不知其心；鸟慕森林，不是鸟难度其意。我闲居的心绪，也同此理，不居的人，怎能悟到这个。

结 语

曾几何时，今生的月影已经倾斜，接近余生的山巅，倏而即向三涂的暗处行去。我尚有何苦衷以叹啊！窃思，佛所指点的，即凡事切勿贪恋。如今热爱的草庵，执著闲寂，也为涅槃的障碍。为此，述于事无补的乐趣，消磨时光，也当适可而止。

每当寂静的早晨，绵绵思及此理，扪心自问：所以逃避尘世，交于山林，此为修身行道。然而，你却外表酷似圣人，而心灵尚染有污浊之气。栖息之处，虽效净名居士的表象，所持却不如周利槃特不知这就是前世的贫贱，使它徒增烦恼，或者内心迷妄而致癫狂。此刻，心中无言以对，口内只念无欲之佛：阿弥陀佛。至两三遍而止。

时为建历二岁三月末日，桑门莲胤识于外山草庵。